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一三二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史傳

第三十一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

國家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國家「985工程」創新基地規劃項目

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



儒藏

目
錄

目
錄

道學淵源錄續

清·黃嗣東編撰

.....

兩漢淵源錄第六目錄

道學錄卷二十

傳

竇武

李膺

范滂

郭太

黃憲

張馴

鄭康成

盧植

趙岐



儒藏

道學淵源錄

卷二〇

兩漢淵源錄

六

兩漢淵源錄第六

道學錄卷二十

傳

竇武

竇武字游平、扶風平陵人、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。父奉、定襄太守。武少以經行著稱、常教授於大澤中、不交時事、名顯關西。延熹八年、長女選入掖庭、桓帝以爲貴人、拜武郎中。其冬、貴人立爲皇后、武遷越騎校尉、封槐里侯、五千戶。明年冬、拜城門校尉。在位多辟名士、清身疾惡、禮賂不通。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。是時羌蠻寇難、歲儉民飢、武得兩宮賞賜、悉散與太學諸生、及載肴糧於路、勾施貧民。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、性疏簡奢侈、武每數切厲相戒、猶不覺悟、乃上書求退紹位、又自責不能訓導、當先受罪。由是紹



更遵節、大小莫敢違犯。時國政多失、內官專寵、李膺、杜密等爲黨事考逮。永康元年、上疏諫曰、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、以探幽暗之實。忠臣不恤諫爭之患、以暢萬端之事。是以君臣並熙、名奮百世。臣幸得遭盛明之世、逢文武之化、豈敢懷祿逃罪、不竭其誠。陛下初從藩國、爰登聖祚、天下逸豫、謂當中興。自卽位以來、未聞善政。梁、孫、寇、鄧雖或誅滅、而常侍黃門、續爲禍虐、欺罔陛下、競行譎詐、自造制度、妄爵非人。朝政日衰、姦臣日彊。伏尋西京放恣王氏、佞臣執政、終喪天下。今不慮前事之失、復循覆車之軌、臣恐二世之難、必將復及。趙高之變、不朝則夕。近者姦臣、牢修造設黨議、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、太僕杜密、御史中丞陳翔、太尉掾范滂等逮考、連及數百人、曠年拘錄、事無効驗。臣惟膺等建忠抗節、志經王室、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。

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。天下寒心。海內失望。惟陛下留神澄省。時見理出。以厭人鬼喁喁之心。臣聞古之明君。必須賢佐。以成政道。今臺閣近臣。尚書令陳蕃。僕射胡廣。尚書朱寓。荀緄。劉祐。魏朗。劉矩。尹勳等。皆國之貞士。朝之良佐。尚書郎張陵。媽皓。苑康。楊喬。邊韶。戴恢等。文質彬彬。明達國典。內外之職。羣才並列。而陛下委任近習。專樹饗養。外典州郡。內幹心膂。宜以次貶黜。案罪糾罰。抑奪宦官。欺國之封。案其無狀。誣罔之罪。信任忠良。平決臧否。使邪正毀譽。各得其所。寶愛天官。唯善是授。如此咎徵可消。天應可待。間者有嘉禾。芝草。黃龍之見。夫瑞生必於嘉士。福至實由善人。在德爲瑞。無德爲災。陛下所行。不合天意。不宜稱慶。書奏。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。槐里侯印綬。帝不許。有詔。原李膺。杜密等。自黃門北寺若盧。都內諸獄。繫囚罪

輕者皆出之。其冬，帝崩，無嗣。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、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，儵稱解瀆亭侯宏。武入白太后，遂徵立之，是爲靈帝。拜武爲大將軍，常居禁中。帝旣立，論定策功，更封武爲聞喜侯。子機，渭陽侯，拜侍中。兄子紹，鄴侯，遷步兵校尉。紹弟靖，西鄉侯，爲侍中，監羽林左騎。武旣輔朝政，常有誅翦宦臣之意。太傅陳蕃亦素有謀，時共會朝堂。蕃以私謂武曰：「中常侍曹節、王甫等，自先帝時操弄國權，濁亂海內，百姓匆匆，歸咎於此。今不誅節等，後必難圖。」武深然之。蕃大喜，以手推席而起。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爲尙書令，劉瑜爲侍中，馮述爲屯騎校尉，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、宗正劉猛、太僕杜密、廬江太守朱寓等，列於朝廷，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，辟潁川陳寔爲屬，共定計策。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，莫不延頸企踵。

思奮其智力。會五月日食，蕃復說武曰：昔蕭望之困一石顯，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，況今石顯數十輩乎？蕃以八十之年，欲爲將軍除害，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，以塞天變。又趙夫人及女尚書，旦夕亂太后，急宜退絕。惟將軍慮焉。武乃白太后曰：故事，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，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。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，子弟布列，專爲貪暴，天下匈匈，正以此故。宜悉誅廢，以清朝廷。太后曰：漢來故事，世有，但當誅其有罪，豈可盡廢邪？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，專制省內。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，竟死。武復數白誅曹節等，太后猶豫未忍，故事久不發。至八月，太白出西方，劉瑜素善天官，惡之，上書皇太后曰：太白犯房左驂，上將星入太微，其占宮門當閉，將相不利，姦人在主傍，願急防之。又與武蕃書，以星辰錯繆，不利大利，宜速

斷大計。武蕃得書將發，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，劉祐爲河南尹，虞祁爲洛陽令。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，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。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鳳，送北寺獄。蕃謂武曰：「此曹子便當收殺，何復考爲？」武不從，令冰與尹勳、侍御史祝瑁雜考殿，辭連及曹節、王甫。勳、冰卽奏收節等，使劉瑜內奏。時武出宿歸府，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。瑀盜發武奏，罵曰：「中官放縱者，自可誅耳！我曹何罪，而當盡見族滅？」因大呼曰：「陳蕃、竇武奏白太后廢帝，爲大逆。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、張亮等十七人，誦血共盟誅武等。」曹節聞之，驚起，白帝曰：「外閒切切，請出御德陽前殿。」令帝拔劍踴躍，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，取檠信，閉諸禁門。召尙書官屬，脅以白刃，使作詔板。拜王甫爲黃門令，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、山水。

水疑不受詔。甫格殺之。遂害勲。出鄭廐。還共劫太后。奪璽書。令中謁者守南宮。閉門。絕複道。使鄭廐等持節。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。武不受詔。馳入步兵營。與紹共射殺使者。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。令軍士曰。黃門常侍反。盡力者封侯重賞。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。加節。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。夜漏盡。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。劔戟士合千餘人。出屯朱雀掖門。與奐等合。明旦。悉軍闕下。與武對陳。甫兵漸盛。使其士大呼武。軍曰。竇武反。汝皆禁兵。當宿衛宮省。何故隨反者乎。先降有賞。營府素畏服中官。於是武軍稍稍歸甫。自旦至食時。兵降略盡。武紹走。諸軍追圍之。皆自殺。梟首洛陽都亭。收捕宗親。賓客。姻屬。悉誅之。及劉瑜。馮述。皆夷其族。徙武家屬日南。遷太后於雲臺。當是時。凶豎得志。士大夫皆喪其



氣矣。武府掾胡騰、少師事武，獨殯斂行喪，坐以禁錮。武孫輔時年二歲，逃竄得全。事覺，節等捕之急。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，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。騰以爲已子，而使聘妻焉。後舉桂陽孝廉。至建安中，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，以爲從事，使還竇姓，以事列上。會表卒，曹操定荊州，輔與宗人徙居於鄴，辟丞相府。從征馬超，爲流矢所中死。初，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，送之林中。後母卒，及葬未窆，有大蛇自榛草而出，徑至喪所，以頭擊柩，涕血皆流，俯仰蜷屈，若哀泣之容，有頃而去。時人知爲竇氏之祥。騰字子升，初，桓帝巡狩南陽，以騰爲護駕從事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，徵求費役，不可勝極。騰上言：「天子無外，乘輿所幸，卽爲京師。」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，臣自同都官從事。帝從之。自是肅然，莫敢妄有干欲。騰以此顯名。黨錮解，官至尙書。張敞

者、太尉溫之弟也。

李膺

李膺字元禮、潁川襄城人也。祖父修、安帝時爲太尉。父益、趙國相。膺性簡亢、無所交接、唯以同郡荀淑、陳寔爲師友。初舉孝廉、爲司徒胡廣所辟、舉高第、再遷青州刺史。守令畏威明、多望風棄官。復徵、再遷漁陽太守。尋轉蜀郡太守、以母老乞不之官。轉烏桓校尉。^②鮮卑數犯塞、常蒙矢石、每破走之、虜甚憚懾。以公事免官、還居綸氏、教授常千人。南陽樊陵求爲門徒、膺謝不受。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、爲節志者所羞。荀爽嘗就謁膺、因爲其御。旣還、喜曰、今日乃得御李君矣。其見慕如此。永壽二年、鮮卑寇雲中、桓帝聞膺能、乃復徵爲度遼將軍。先是羌虜及疏勒、龜茲數出攻鈔張掖、酒泉、雲中諸郡、百姓屢被其害。自膺到邊、皆望風懼服、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。自是之後、聲振遠域、延

熹二年徵、再遷河南尹。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、贓罪狼籍、郡舍溷軒有奇巧、乃載之以歸。膺表欲按其罪、元羣行賂宦豎、膺反坐輸作左校。初、膺與廷尉馮緄、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、糾罰姦倖、緄時亦得罪輸作。司隸校尉應奉、上疏理膺等曰：「昔秦人觀寶於楚、昭奚恤莅以羣賢。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、齊威王答以四臣。夫忠賢武將、國之心膂。竊見左校施刑、徒前廷尉馮緄、大司農劉祐、河南尹李膺等、執法不撓、誅舉邪臣、肆之以法、眾庶稱宜。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、逐出莒僕、於舜之功二十之一。膺等投身疆禦、畢力致罪、陛下既不聽察、而猥受譖訴、遂令忠臣同愆元惡。自春迄冬、不蒙降恕、遐邇觀聽、爲之歎息。夫立政之要、記功忘失。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、宣帝徵張敞於亡命。緄前討蠻荆、均吉甫之功。祐數臨督司、有不吐

茹之節。膺著威幽并、遺愛度遼。今三垂蠹動、王旅未振。易稱雷雨作解、君子以赦過宥罪。乞原膺等、以備不虞。書奏、乃悉免其刑。再遷、復拜司隸校尉。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、貪殘無道、至乃殺孕婦。聞膺風厲威嚴、懼罪逃還京師、因匿兄讓第舍、藏於合柱中。膺知其狀、率將吏卒破柱取朔、付洛陽獄。受辭畢、卽殺之。讓訴冤於帝、詔膺入殿、御親臨軒、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。對曰、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、春秋是焉。禮云、公族有罪、雖曰宥之、有司執憲不從。昔仲尼爲魯司寇、七日而誅少正卯。今臣到官已積一旬、私懼以稽留爲愆、不意獲速戾之罪。^③誠自知孽責、死不旋踵、特乞留五日、尅殄元惡、退就鼎鑊、始生之願也。帝無復言。顧謂讓曰、此汝弟之罪、司隸何愆。乃遣出之。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、休沐不敢復出宮省。帝怪問其